



她从未松开与命运抗争的手

——半岁双耳失聪，最终成为清华博士生

■ 灿烂

有时睡觉前，江梦南会把手机闹钟调成震动，一直握在手里，第二天靠震动叫醒自己，即使在睡梦中也从未松开手。事实上，从半岁失去听力开始，江梦南的父母用一种“蠢蠢的坚持”让江梦南学会了说话、读唇、辨别音调。

新学期，江梦南成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博士研究生。她也做了人工耳蜗手术，逐渐可以听到声音。26岁的她开启了一段新的征途，人生路上，她从未松开与命运抗争的手。

从未松过手

江梦南从未松过手。

因为听不见，有时睡前她需要在手机上调好闹钟，设置成震动，把手机一直握在手里，第二天早晨依靠震动叫醒自己。

王艳伟是江梦南在吉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室友，她几乎没有见过江梦南迟到。江梦南还是宿舍里第一个起床的，平常早晨6点多起床。

她在江梦南身上总感到一股韧劲。这股劲是英语六级放弃听力仍考到500多分，是不管刮风下雨坚持健身两年，是坚持复读一年后考上吉林大学，后来考上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。

为了让自己独立，江梦南12岁时就要求离家独自去读寄宿初中。上大学也是一个人坐了32个小时的火车去的，那是她的偶像张海迪的母校。

“我不会放手，如果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我一定要做到。”江梦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说。

命运本来可能指向另一个轨迹。被确诊为因服用耳毒性药物而导致重度神经性耳聋后，医生建议父母带半岁的江梦南回家学习手语，进入聋哑学校。

父亲赵长军不甘心，他和妻子都是老师，在女儿未出生时他报有很多期待，“至少培养成重点大学的学生。”“甚至是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”。女儿生病后，赵长军曾多次在半夜惊叫醒来，满头大汗。

扎针、戴助听器、跑各地的医院，夫妻俩尝试了很多办法。后来，就是“蠢蠢的坚持”。他们让江梦南摸着自己的喉结感受发声的震动，用手感受呼出的气流。母亲江文革抱着她，前面放一块镜子，在后面对她说话。江梦南可以看到母亲的口型，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口型。江梦南后来学会了读唇语，她说这是“父母给的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礼物”。

每一个音节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次的重复，“如果有一个音重复一千次学会了，那就是非常快”。父母教她说得更清晰，能分辨出“花”和“哈”。江梦南甚至学会了方言宜章话，也学会分辨声调。

很多方法都是自创的，夫妇俩不知道这种“蠢”功夫有没有用。后来，江文革在1994年拿到了湖北宜章县第一张聋儿言语康复特教老师资格证书。

在接受央视采访时，赵长军说本来把期待降到了“从我的口袋里拿钱，能去小卖部买东西”，没想到江梦南会说话，还能上学，“我女儿真的不错”。

希望是在一次偶然中获得的。江梦南玩耍时没抓住手里的皮球，情急之下发出了一生含糊不清的“啊”，“像在叫妈妈，又像在叫爸爸。”这是江梦南失去听力后第一次发出声音。

那天晚上，夫妻俩轮流抱着孩子，一会让叫爸爸，一会让叫妈妈。江梦南发出“啊”“啊”的声音，在江文革听起来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了，赵长军则像“中了五百万大奖”一样高兴。



江梦南（中）的健身照



江梦南博士报到当天

那天他们很晚才睡觉。其实那次他们是去北京复诊，医生给的答复是“治不好了”。

江梦南和她的父母从未松手，拽住了命运。

用普通人的标准来衡量我

江梦南的经历成了一个奇迹。她被学校评为“自强自立大学生标兵”，半岁失聪、开口说话、会读唇语，上学并且成绩优秀，考入重点大学并成为清华大学博士生，这登上了很多媒体的头条。

很多人知道了江梦南。学校里的快递员和食堂的阿姨也认识了这个“上电视的小姑娘”，也有很多学弟学妹来加江梦南的微信，希望和她交流。

很多问题都是重复的，“可能在大家看来，听不见的话，一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，可是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。大家都说我是学霸，可是我并不是，江梦南比了个“嘘”，笑着说：“这个不要透露哦。”

即使是身边的朋友，也是随着媒体的报道逐渐了解到江梦南的一些过去。有一次，江梦南罕见地和室友说起是用什么药导致的耳聋，之前是怎样上的学。她有次考试成绩很好，和小朋友一

起高兴地去领奖状。但因为是旁读生，不被列为老师的考核标准范围内，她没能拿到奖状。

她也发现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，别人在后面叫她她不知道，这让她难过。

说着江梦南哭了，室友们也哭成一团。江梦南反过来安慰她们，“别哭了，都过去了，现在不挺好的嘛。”

对于那次意外的耳聋，江梦南也曾问过父母“为什么只有我听不见”。后来她不再提了，但

王艳伟能察觉到江梦南心里有坎。比如江梦南对用药很小心，大家配眼镜都是随意去学校周围眼镜店，而她是去正规医院。

王艳伟她们从未当着江梦南提议过一起唱KTV，也从未有人说过唱KTV的经历。她们怕她难过。外出时，朋友们习惯性地拽着江梦南的胳膊，或者把她夹在中间，提醒后方来车。

她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见江梦南的场景。江梦南笑着对她说：“我的耳朵听不见，你有时叫我我可能不知道”。她很诧异，因为江梦南笑得很开心，看上去一点都不介意。后来她发现，江梦南对每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都这样说。

朋友们都知道江梦南爱美，早晨五分钟就能搞定一个妆。她还是宿舍的“美丽顾问”，“她的穿衣打扮的品味在寝室是最高的”，王艳伟每买一件衣服都会问她好不好看。她也喜爱健身，在健身房经常练举铁，朋友们开玩笑叫她“猛男”。

有时候王艳伟她们和她倾诉生活中不顺的事。她会搬个凳子坐在室友面前，戴上近视眼镜，什么也不干，专心看室友吐槽，然后开玩笑逗她们开心。

王艳伟说江梦南心细，更多地关注别人。有一次有个学弟不擅长一个实验，江梦南自己实验也很忙，但那段时间还是抽出空帮忙整理文献到夜里12点多。

“我从来不承认也不把自己看成弱势群体”，江梦南并不希望别人因为耳聋而放大她取得的成就，放低对她的要求。

“大家都把她看成一个普通人，她最不希望别人以同情的目光来看她。”王艳伟说。

听见这世界

在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入学前，江梦南做了右耳人工耳蜗植入手术。因为做手术，她剃掉了右耳处的头发，“像不像《饥饿游戏》里的女演员”，她兴奋地向研读间记者展示当时剃头的自拍，“很酷，如果不是做手术，不会有这样的机会”。

对于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来说，26岁的江梦南已经算“高龄”了。她希望能弥补一点遗憾。

因为听不见声音，她不方便操作一些化学实验。也无法做医生，因为手术时大家都戴着口罩说话，她看不到唇语。

打电话也很困难，有一次来电她猜测是老师通知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招生复试结果，但她没办法接，只能看着手机屏幕亮起，不停震动，感到“有一点无力”。她也希望能够在学术会议上听到别人说什么。

做手术前，江梦南问江文革“害不害怕”。为了安慰妈妈，自己打趣道“一闭眼一睁眼，手术就完事了”。江文革听了有些心酸，孩子反过来考虑家长害不害怕。

人工耳蜗开机后，江梦南又重新听到了这世界的声音。她曾短暂地听到过这个世界，但早已没有了记忆。

一开始只能听到耳边的拍掌声，随着调试人

工耳蜗，她听到的越来越多了。她听到妈妈的声音和爸爸的声音，爸爸的声音更粗一些，她觉得更好辨认。她也听到了自己的声音，以前有人说她发音像韩国人，因为有些不太标准，但她不介意，“毕竟可以偶尔假装外国人”。她能听到学校新生军训的口号声，也能分辨出两个女生的音色。

但她还需要做语言训练，将听到的声音和意义对应起来。一切又似乎回到摸着父母喉结震动学说话的日子了，爸爸妈妈将声音录下来，比如说“西瓜”，她一遍遍听西瓜，记住它的发音，将其与“西瓜”两个字对应起来。

现在她每晚都做1~2个小时的语训。在8月21号的笔记上，她记录下了当天学了“a a a”“m m m”“ba ba ba”，也学了“门”“桌子”“电视机”三个词，还学了“miao”“汪汪汪”“didi”，但听错了“i”“s”。那天她对了11个，错了9个。她也盘算着买一个“音质不失真”的好一点的音箱，帮助她更好地听声音做训练。

在清华之后的学术生涯里，她希望继续致力于与耳聋相关的药物方面的研究，她希望能帮助到别人。

做手术时，王艳伟去看江梦南。她第一次向江梦南提议，下次在北京再见面时，要一起去唱一次KTV。江梦南高兴地答应了。

开学的第三天，江梦南在清华买了辆自行车。骑车是小时候在湖南老家学会的，对于无法靠听力来掌握平衡的她来说，骑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她骑得很好，她说小时候就在家乡的小路上骑，那里有很多山和小河，要爬的很高，才能看到很开阔的风景。

那天，她吃完饭急着赶赴下午的讲座。食堂门口人很多，她动作熟练地跨上车，汇入车流中，一直往前。

(转载自“清华研读间”公众号
摄影：江梦南 苑洁)